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四

詳校官尚書臣德　保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編修臣莊通敏

謄錄監生臣邱南林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四目録

唐

沈既濟

論行辟召之法疏

于公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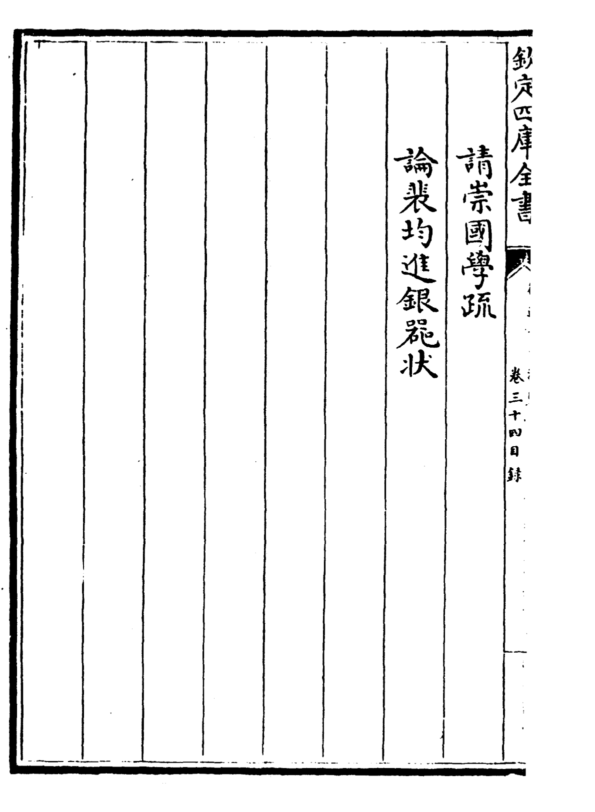
收西京露布

裴度

諫用皇甫鎛程异為相疏

論魏弘簡元稹疏

李絳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四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唐

權德輿

字載之秦州畧陽人徙潤州丹徒憲宗時自太常卿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以病乞還卒於道德輿貫綜經術貞元元和間為搢紳羽儀云

兩漢辯亡論

尊道重儒君臨之極執若張禹胡廣輩致身寵榮苟貪祿利使後世指目可謂士林之蠹矣

臣照曰張禹胡廣俱以經術儒術柄用然緘默取容無所匡正當時已取譏焉德與謂兩漢之衰禹廣實釀成之尤見卓識

言兩漢所以亡者皆曰莽卓予以為莽卓簒逆汙神器以亂齊民自貫夷滅天下耳目顯然聞知靜徵厥初則亡西京者張禹亡東京者胡廣皆以假道儒術得伸其邪心儌一時大名致位公輔（禹為丞相廣歷太尉）辭氣所發損益繫之而多方善柔保位持祿或陷時君以滋厲階或附宄沴以結禍胎故其蕩覆之基簒奪之兆皆指導馴致之雖年祀相遠猶手授頤指之然也其為賊害豈直莽卓之比乎禹以經術為帝師身備漢相特見尊信當主

臣之重極儒者之貴永始元延（俱成帝年號）之間天地之眚屢見言事者皆譏切王氏專政時成帝亦悔懼天變而未有以決駕至禹第辟左右以問之須其一言以為律度為禹計者亦宜陳大易堅冰之誡（坤卦初六履霜堅冰至）誦小雅十月之刺（十月之交刺厲王也時害政者有皇父卿士之屬）乘其嚮納痛言得失反以罕言命不語怪為辭致成帝不疑之心授王氏寖盛之勢上下恬然晻忽亡國儻帝慮不至是猶當開陳切靡面刖廷辯䂓當就第宴間之際虛懷訪決之

臣德宜曰叔孫希世取貲公孫曲學阿世漢代儒宗皆坐此病

時方且眩小男于牀下官子婿於近郡漢書天子幸禹第禹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于男遠嫁為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即時徙咸為弘農太守又禹小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小子上即禹牀下拜為黃門郎給事中款然用家人匹婦為心以身圖安不恤國患致使羣盜奡權迭執魁柄禍稔毒流至於新都不可遏也斯可憤也逮至東都順桓之間國統三絕胡廣以巨儒柄用位極上台初梁冀席外戚之重貪戾當國既鴆質帝議立嗣君公卿大臣皆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屬最尊親可以靖人亦既定策

禹廣扼其餘波孔子所云患失之鄙夫無所不至者也

冀乃憚其明哲且不利長君私於蠡吾獨異羣議為廣計者亦當中立如石介然不回率趙戒之徒同李杜所守然後三事百工正辭於朝雖冀之暴恣豈能一旦盡誅漢廷羣公耶反徇一息之安首鼠畏懦質帝崩廣與李固杜喬趙戒等欲立清河王梁冀欲立蠡吾侯廣戒懾憚不能與爭而李杜堅守本議冀說太后先策免固竟使清河徙廢蠡吾為梗蠡吾王志既立是為桓帝清河王徙桂陽自殺邦家陵夷漢道日戲結黨錮之獄成閹寺之禍宦官使牢修上書告李膺等交結遊士誹訕朝廷于是大治鉤黨名士無免者中常侍迭用事以訖亂亡禍亂循環以至董卓

赫赫漢室化為當塗三國志裴注當塗高者魏也言當道而高大者魏明魏當代漢蓋棟橈鼎折之所由來久矣大過卦九三棟橈凶鼎卦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刑剭凶彼梅福以孤遠上疏成帝時福見王氏浸盛災異數見臣下莫肯正言乃上書張綱以卑秩埋輪桓帝時選八使巡行風俗綱埋輪于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劾梁冀獨何人哉而不是思也噫嘻就利違害榮通醜窮大凡有生之常性也暨乎手持政柄體國存亡則謹之于初決之于始以導善氣以遏亂源若禍胎既萌則死而後已白刃可蹈鴻毛斯輕奈何禹廣以貌安之時則務小

忠立細行數數然獻吉筮於靈蓍漢書禹見時有變異若上體不安擇日潔齋露蓍正衣冠立筮得吉卦則獻其占沮立后於探籌後漢書順帝欲立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籌以神定選廣上疏諫乃立梁貴人為皇后及夫安危之際邦家之大則甘心結舌陰拱觀變豈正然也方又熾焰焰以燎原決湯湯以襄陵投天下於煙煨擠萬人於昏墊百代之下無所指名雖史贊粗言而不究論本末且出不越境書殺君之惡言僞而辯有兩觀之誅若當春秋之時明禹廣之罪作誡來世可勝紀乎向使西京抑損王

氏尊君卑臣則庶乎無哀平之壊東京登庸清河主明臣忠則庶乎無靈獻之亂大漢之祚未易知也或以國之興亡皆有陰隲之數非人謀能亢則但取聱聱者而相之立土木偶而尊之被以章組列于廊廟斯可矣何堯舜之或咨或吁殷周之或夢或卜殷高宗夢帝賚良弼得傳說周文王卜田渭陽得太公望憂勤日昃之若是然後為理耶予因肄古史且嗜春秋褒貶之學心所憤激因辯其所以然

答柳福州書柳冕為福建觀察使

太學人材所自出唐宋以來以名賢處之造就多士德輿此書可謂知本之論矣

閒脩王志堅曰明經一途本為士之樸魯者設當時原有焚香延進士嗔目待明經之語抑書謂全寫注疏正謂此耳然樸魯

來問見愛殷勤甚厚疏以先師對仲弓有司之說又曰繇於有司以風天下誠哉大君子之言理道也今之取士在於禮部吏部按資格以擬官奏郎官以考別失權衡輕重之本無乃甚乎至於禮部求才猶似為仁由己然亦沿於時風豈能自振嘗讀劉秩祭酒上疏云太學設官職在造士士不知方時無賢才臣之罪也每讀至此心常慕之當時置於國庠似在散地而方以乏賢內訟慨然上奏此君子之心也君子之言也況以蒙劣辱當

之士世間亦不可少觀後世科場所得恐不如全寫註疏之人遠矣既失其末又不得其本權公之言直有見者哉

臣乾學曰唐世進士科試以詩賦策論而明經明法書筭之選又各為一科徳輿知禮部貢舉取明經初不限負得士獨盛是

儀曹為時求人豈敢容易然再歲計偕多有親故故進士初牓有之帖落有之策落有之及第亦有之不以名廢實不敢自愛不訪于人兩漢設科本于射策故公孫弘董仲舒之倫痛言道理近者祖習綺靡過於雕蟲俗謂之甲賦律詩儷偶對屬況十數年間至大官右職教化所繫其若是乎是以二年以來參考對策不妨名物不徵隱奥求通理而已求辯惑而已習常而力不足者則不能迴復于此故或得其人庶他時有通識懿文可以

書乃其本領而通理解惑而言尤可為說經者訓

持重不遷者而不盡在於齪齪科第也明經文義有幸中所記者則書不停綴令釋通其意則面牆木偶遂列上第未如之何須者參五其間令書釋意義則於疏注之中苟刪撮旨要有數句而通者昧其理而未盡有數紙而黜者雖未盡善庶稍得之至於來問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而不在於注疏者雖令學究一經之科每歲一人猶慮其不能至也且明經者仕進之多數也注疏者猶可以質驗也不者倘有司率情下上其才既

失其末又不得其本則蕩然矣無乃然乎古人云勉强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中庸有困而行之勉强而行之鄙雖不敏敢忘勉强之道耶大凡常情為近習所勝没没於閭見汲汲於進取苟避患安時俾躬處休以致老死自為得計豈復有揣摩古今風俗整齊教化根本原始要終長轡遠御如閣下吐論之若是者此鄙人所以喟然三復而不知其已也來問又言三代兩漢至近古所不同豈古化寖遠之不可復耶復因緣漸靡而操

陸贄為文閎博流暢委折盡致謀畫能中機宜誠奏議之傑構也臚述生平論次條達序文之似傳體者

執者不之思耶鄙人頑固謹俟餘論因自發舒懃怍無量德輿載拜

陸贄翰苑集序

嘗讀賈誼書觀其經制人文鋪陳帝業術亦至矣待之宣室恨得後時遇亦深矣然竟不能達四聰而盡其善排群議而試厥謀道之難行亦已久矣東陽絳灌何代無之文帝議以誼任公卿之位東陽侯張相如絳侯周勃及灌嬰之屬皆害之嘻一薰一猶善齊不能同其器也齊和方鑿圓枘鑿穿空也枘木端所以入鑿宋玉九辯曰

東發黃震曰陸宣公王佐才也東坡之說盡之

臣廷敬曰贊才長於論思克復

圓枘而方鑿兮吾固知鉏鋙而難入○鑿音造枘音芮良工無以措巧心所以治世少而亂日多大雅衰而正聲寢漢道末融既失之於賈傅吾唐不幸復擯棄於陸公公諱贄字敬輿吳郡蘇人溧陽令侃之子年十八登進士第應博學宏辭科授鄭縣尉調渭南主簿德宗皇帝春宮時知名召對翰林即日為學士由祠部員外轉考功郎中朱泚之亂從幸奉天時車駕播遷詔書旁午公灑翰即成不復起草初若不經思慮及成而奏無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倉卒

之際衷腸為多

篇中稱引處低

佪往復纏綿深

情

塡委同職者無不拱手嘆伏不能復有所助嘗從容奏曰此時詔書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禹湯以罪已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恡改過以言謝天下俾臣草辭無諱庶幾羣盜革心上從之故行在詔書始下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激發議者以德宗克平寇亂不惟神武之功爪牙宣力盖亦資文德腹心之助焉及還京師李抱真來朝抱真為昭義軍節度使奏曰陛下在山南時山東士卒聞書詔之辭無不感泣思奮臣節時臣

知賊不足平也公自行在帶本職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精敏小心未嘗有過艱難扈從行在輒隨啓沃謨猷特所親信有時讌語不以公卿指名但呼陸九而已初幸梁洋棧道危狹從官前後相失上夜次山館召公不至泣然號於禁旅曰得陸贄者賞千金頃之公至太子親王皆賀初公既職內署母韋氏尚在吳中上遣中使迎致京師道路置驛文士榮之貞元八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公以少年入侍內殿特蒙知遇不可與衆浮

況苟且自愛事有不可必諍之上察物太精躬臨庶政失其大體動與公違姦諛從而間之屢至不悅親友或規之公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吾所學不恤其他公精於吏事斟酌剖決不爽錙銖其經綸制度具在德宗實錄及竇參納劉士寧之賂為李巽所發得罪左遷橫議者以公與參素不協歸罷相之議于公戶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齡以姦回得幸害時蠹政物議莫敢指言公獨以身當之屢言不可翰林學士吳通玄忌公先達每

切中傷陰結延齡互言公短宰相趙憬公之引拔昇為同列以公排邪守正心復畏之羣邪沮謀直道不勝十年退公為賓客罷政事明年夏旱芻糧不給軍校訴于上延齡奏曰此皆陸贄輩怨望鼓扇軍人也貶公忠州别駕上怒不可測賴陽城張萬福救之獲免蜀帥韋令抗表請以贄代己歲賂資糧公在南賓閉門卻掃郡人稀識其面復避謗不著書唯考校醫方撰集驗方五十卷行于世江峽十稔永貞初與鄭餘慶陽城同徵還公已

臣英曰賈生不遇於漢宣公作相於唐篇中援以相況殆以長沙忠州晚迹相同也其致慨於宣公者深矣

臣士奇曰陸之制誥昌明奏議剴切房魏姚宋皆遜其著作之多使得生於貞觀開元間其文當益富矣敘述本傳中語約而賅讀

薨歿時年五十二公之秉筆內署也榷古揚今雄文藻思敷之為文誥伸之為典謨俾僄狡向風懦夫增氣則有制誥集一十卷覽公之作則知公之為文也潤色之餘論思獻納軍國利害巨細必陳則有奏草七卷覽公之奏則知公之為臣也其在相位也推賢與能舉直錯枉將斡璿衡而揭日月清氛沴而平泰階敷其道也與伊說爭衡考其文也與典謨接軫則有中書奏議七卷覽公之奏議也知公之事君也古人以士之遇也其要

有四焉才位時命也仲尼有才而無位其道不行賈生有時而無命終于一慟唯公才不謂不長位不謂不達逢時而不盡其道非命歟裴氏之子焉能使公不遇哉說者又以房魏姚宋房喬魏徵姚崇宋璟逢時遇主克致清平陸君亦獲幸時君而不能與房魏爭列盖道未至也應之曰道雖自我弘之在人蜚蝗竟天農稷不能善稼奔車覆轍丘軻亦廢規行若使四君與公易時而相則一否一臧未可知也而致君不及貞觀開元者盖時不幸也

豈公不幸哉以為其道未至不亦誣乎公之文集有詩文賦集表狀為別集十五卷其關於時政昭昭然與金石不朽者惟制誥奏議乎雖已流行多謬編次今以類相從冠於編首兼畧書其官氏景行以為序引俾後之君子覽公制作效之為文為臣事君之道不其偉歟

高郢字公楚衛州人寶應初及進士第貞元末擢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順宗立出為華州刺史尋内召以尚書右僕射致仕卒謚曰貞

魯議

魯不得用天子禮樂自是正論而篇中脉絡猶宜濃纖合法文章之有圭臬者

臣乾學曰歐公嘗云君子之說如彼聖人之說如此則捨君子而從聖人魯禘是非兩漢說無

周公居攝七年致政而沒成王康王追思其德命魯侯代之祀以天子禮樂魯君得乘大輅建大常外祭郊社內祭嘗禘虞夏商周之服器與官兼而用之以廣魯於天下鄙竊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尊卑貴賤待禮而別豐者不可殺殺者不可豐成康過賜非禮也魯君受賜亦非禮也何則鄙聞有位而後行典禮仲尼不臣門人非君也季札不嗣吳爵非長也周公不王而以禮樂王者是以非禮誣周公也設欲誣周公以非禮曾謂昊天上

定論只是信聖未嘗耳斷據精確殆為宋儒先路

帝亦可誣乎奈何使魯人郊昔孔子憤歎于哀周而欲求禮于魯及覩其僭乃言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乎魯用天子禮樂者本以郊上帝既非聲明文物之不當用可知矣又恐來者以杞宋用王禮為從因言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杞宋二王後得守祖禮樂魯何守而用之邪猶懼其未能又言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嘏祭禮祝于始嘏于終告神之辭也常古常事古法也大嘏大福也見禮運此乃申言名

臣杜訥曰非禮一語斷案如山

位不同禮亦異數之定分也夫子之言昭昭如揭日月而學者或以為事更聖人未聞可否難措辭於魯議者於謙默之道則可矣於發揮之義恐未盡也詩曰爾之教矣人胥效矣小雅角弓篇魯侯用王禮其臣亦用侯之禮故季氏舞八佾旅泰山設公廟歌雍徹嗟乎禮之不早辯也如此古者父為天子諸侯子為士祭禮從子不得從其父晉應武王之穆左傳富辰曰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得用備物享武王乎若享非禮之褒是周公不得為聖也知其不享

後復層層洗發大義凜然是扶植綱常極有關係文字

是成康祇以王者禮樂餕周公于魯矣安在其廣乎且周公之績孰與伊尹佐商成康之明孰與太戊崇異伊尹不過號為保衡至於沃丁大戊亦不加以王禮或謂周公叔父也於伊尹為親故尊而異之夫太伯太王之元子三以天下讓於王季王季得之以傳祚于文武故孔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及武王克紂追太王王季文王而不追王泰伯豈武王忘泰伯之德而不親乎蓋以等威之禮名分之别為萬代之準不為一人私

也夫人情無常以禮為常以禮從情動則有悖且如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廟代代不毀大凡繼體之君皆欲祖宗其父至于功德未著不敢妄加廟稱者情非不欲限禮而已矣故禮之行於宗廟父子不得遂其私而況成康又得以天地之公器大典獨私於周公乎周公有大勲於周土田附庸以益之則可秬鬯圭瓚以賜之則可若天子禮樂成康所恃以為尊也胡可以假人成康雖欲尊于周公伯禽其忍受之以出僣其君入

文甚簡淨而敘篤之意獨至

陷其父乎若周公躬制禮樂墳土未乾而子孫不克負荷亂王者之度孔子稱其哀不亦宜乎

柳冕字敬叔蒲州河東人芳之子名至福建觀察使卒贈工部尚書

再答張僕射書張僕射建封字本立鄧州南陽人

辱還答知朝廷之事事無小大難易一切言之言之輒從從乃中變故吾子言有進退之心誤矣夫言之不入諫而怒之國之患也言之輒從從而中變是可諫也又何患乎故下之說上患其志不固不患無時謀合於天

即天為之時謀合於人即人為之時天且不違況於人乎伊尹負鼎俎五千湯其道乃行天為之時也商鞅以彊國三説孝公其功乃立人為之時也譬如為山累土過於九仞然後功就苟待天時功不成矣愚公者志欲移山必能移山（列子太行王屋二山高萬仞愚公年九十欲移之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山一措朔東一措雍南）故天地之心與人不遠人能感天在於心耳昔犬戎滅周申甫復之（犬戎殺幽王申侯立故太子宜臼）無知亂齊（齊公子無知弑襄公）管仲霸之晉室中絶王導興之太平干紀姚

宋挫之太平公主高宗女武后所生睿宗立明皇以太子監國主欲廢之姚崇宋璟知其謀請出主于東郡彼謀之如神即用之如神故賢人君子匡救時運有其才必有其志有其言必有其事事至而退君子不為令一言未行其志乃衰是無志也故君子白刃可蹈也鼎鑊可赴也其志不可奪也令有其位有其時不一動再言之再不動三四言之即天地可動况于人乎天地氣合即君臣氣合又何患乎晃白

與權德輿書

敘歷代人才得失之由最為明確

晁白昔仲弓問為政子曰先有司有司之政在于舉士是以三代尚德尊其教化故其人賢西漢尚儒明其理亂故其人智後漢尚章句師其傳習故其人守名節魏晉尚氏族故其人矜伐隋氏尚吏道貴其官位故其人寡廉恥唐承隋法不改其理此天所以待聖主正之何者進士以詩賦取人不先理道明經以墨義考試不本儒意選人以書判殿最不尊人物故吏道之理天下天下奔競而無廉恥者以教之者末也閣下豈不謂然乎

臣廷敬曰三代以後得人之盛無如兩漢此能灼見其由至議取士欲先大意而後誦記誠卓然特識也

自頃有司試明經奏請每經問義十道五道全寫疏五道全寫注其有明聖人之道盡六經之意而不能誦疏與注一切棄之恐清識之士無繇而進腐生豎子比肩登第不亦失乎閣下因從容啟明主稍革其弊奏為二等其有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者以為上等其精于誦注者與下等不亦善乎且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君子之儒教之本也明六經之疏小人之儒教之末也今者先章句之學後君子之儒以求清識之士不亦難

乎是以天下至大仕人至衆而人物殄瘁廉恥不興者亦在取士之道未盡其術也誠能革其弊尊其本舉君子之儒先於履行者俾之入仕即清識君子也俾之立朝即王公大人也一年得一二十人十年得一二百人三十年得五六百人即海内人物不亦盛乎昔唐虞之盛也十六族而已周之興也十亂而已漢之王也三傑而已太宗之聖也十八學士而已豈多乎哉今海内人物顒然思理推而廣之以風天下即天下之士靡然而

謂文章由於風俗風俗根於人心卓然探本之言

禹偁方岳貢曰論文變處可謂知言

至矣是則繇于有司以化天下之士得無廉恥乎冕頓首

復杜相公書 杜黄裳字遵素元和初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去年續奉相公手疏以國家承文弊之後房杜為相房喬杜如晦不能反之於質誠如高論又以文章承徐庾之弊徐陵庾信不能反之於古愚以為不然故追而論之以獻左右且今之文章與古之文章立意異矣何則古之作者因治亂而感哀樂因哀樂而為詠歌因詠歌而成比興故大雅作則王道盛矣小雅作則王道缺矣雅

變風則王道衰矣詩不作則王澤竭矣至於屈宋屈原宋玉文而不思流而不反皆亡國之音也至於西漢揚馬已降揚雄司馬相如置身盛明之代而習亡國之音所失豈不大哉然而武帝聞子虚之賦歎曰嗟乎朕不得與此人同時故武帝好神仙相如為大人賦以諷上讀之飄飄然反有陵雲之志子雲非之曰諷則諷矣吾恐不免於勸也子雲知之不能行之於是風雅之文變為形似比興之體變為飛動禮義之情變為物色詩之六義盡

矣何則屈宋唱之兩漢扇之魏晉江左隨波而不反矣故蕭曹雖賢（蕭何曹參）不能變淫麗之體二荀雖盛（荀彧荀攸）不能變聲色之詞房杜雖明不能變齊梁之弊是則風俗好尚繫在時王不在人臣明矣故文章之道不根教化別是一技耳當時君子恥為文人語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文章技藝之流也故夫子末之是以四楊荀陳（楊震楊秉楊賜楊彪荀淑陳寔並東漢人）以德行經術名震海內門生受業皆一時英俊而文章之士不得行束脩之禮非夫兩漢近古猶有三代之風

乎惜也繫士風而不本於王化至荀孟賈生荀況孟子賈誼明先王之道盡天人之際意不在文而文自隨之此真君子之文也然荀孟之學困於儒墨賈生之才廢于絳灌道可以濟天下而莫能行之文可以變風雅而不能振之是天下皆惑不可以一人正之令風俗移人久矣文雅不振甚矣茍以此罪之即蕭曹輩皆罪人也豈獨房杜乎相公如變其文即先變其俗文章風俗其弊一也變之之術在教其心使人日用而不自知也伏惟尊經

文章有王霸之分立論恢奇前此未有

術畢文士經術尊則教化美教化美則文章盛文章盛則王道興此二者在聖君行之而已晃載拜

梁肅

補闕李君前集序翰趙州贊皇人華之子

文之作上所以發揚道德正性命之紀次所以裁成典禮厚人倫之義又所以昭顯義類立天下之中三代之後其流派别炎漢制度以霸王道雜之故其文亦二賈生馬遷劉向班固其文博厚出于王風者也枚叔相如

臣照曰文本於道方不同於詞章記誦之學得論文關鍵篇中絕去排偶全以渾灝行之適體精勁

揚雄張衡其文雄富出於霸塗者也其後作者理勝則文薄文勝則理消理消則言愈繁斯亂矣文薄則意愈巧斯弱矣故文本於道失道則摶之以氣氣不足則飾之以辭蓋道能兼氣氣能兼辭辭不當則文斯敗矣唐有天下幾二百載而文章三變初則廣漢陳子昂以風雅革浮靡次則燕國張公說以宏茂廣波瀾天寶以還則李員外名華蕭功曹名穎士賈常侍名至獨孤常州名及比肩而作故其道益熾若乃辭源辯博馳騖古今之際高步

天地之間則有左補闕李君君名翰趙郡贊皇人也天姿朗秀率性聰達博涉經籍其文尤工故其作叙治亂則明白坦蕩衍餘條暢端如貫珠之可觀也陳道義則游咏性情採微谿寘涣乎春冰之將泮也廣勸誡則得失相維吉凶相追焯乎元龜之在前也頌功美則温直顯融協於大中穆如清風之中人也議者又謂君之才若崇山出雲神禹導河觸石而彌六合隨山而注巨壑蓋無物足以遏其氣而閡其行者也世所謂文章之雄

捨君其誰嫩君弱冠進士登科解褐補衛縣尉其後以書記再叅淮南節度軍累遷大理司直天子聞其才召拜左補闕俄加翰林學士夫士之處世用捨關乎才進退牽乎時始君筮仕值蔽善者當路故屈於下位天寶末房公琯韋少師陟薦公克史官諫司之任當國者不聽乃已中歲多難時方用武故委于外藩及夫入宣室而揮宸翰也方用人文以飾王度則因疾罷免噫昔之賢人運與事并得信其志者寡矣其餘屬雅道喪缺黃鍾毀棄若孟子轗軻士安多病

義以與而能確詞以恕而能公持此核人可以論世而不爽矣

皇甫謐字士安有風痺疾亦何可勝論惟斯文足以振當世餘烈足以遺後嗣此之謂不朽君既退歸于河南之陽翟家愈貧而祿不及志愈邁而文益壯暇日以當所述作三十卷目為前集命予序之君與予實有伯喈仲宣之義王粲幼為蔡邕所罷粲當過邕邕倒屣迎之賓客盡驚邕曰此有異才吾家書籍當盡與之故書於篇

代太常答蘇端駁楊綰謚文貞議

議曰有國之典存以位敘其德沒以謚易其名名之小大視德之美惡盖書其著而畧其微要其終而明其義

故曰謚以尊名節以一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楊文貞體淳素之質協時中之德爰自下列至于宰司秉心不渝動必由道與夫立功立事開物濟衆不同日語矣而清儉厲俗明哲保身曰文與貞在我惟允秉公議者其誰曰不然今奉符謂公與元載交遊嘗為載薦引載之咎惡惡歸於公斯乃昧於觀行定謚之義且非君子成人之美也請區而評之昔荀爽為董卓所舉致位三公及卓戮亂漢政可謂甚矣而漢史曾不以卓之過累于慈

水心葉適曰楊綰誠清簡所以得重望者由元載為之資藉蓋天下公好惡未嘗廢也綰誠不附離然載能容于朝終其身小

人之不肖亦尚有齊量矣當是時人主茍于弛慉上下習為崇侈然則一朝誅戮用縮人情震慴而所改化者如此後人使以衆皋陶伊尹不仁者遠為比則過矣

伯厚王應麟曰楊綰贈官制云歷官有素絲之節庇家無匹布

明晏子陳氏俱事齊侯陳志邪而晏志正春秋亦不以陳之惡延於平仲是知道不必合事不必同則載之於公其事可見況當載秉鈞而公不忝大政載以時望慕我我則靜而守中因踈為簡適見清節又有發載之惡皆漏泄致辭患自掇也庸可叙乎及夫載覆其餗公膺大任任職月淺屢以疾辭位且不安安可以啟悟而責之乎昔季文子相三君無食粟之馬衣帛之妾君子以為忠楊公以大名厚位出入三朝無宅一區無馬一駟

之餘史臣謂當時秉筆者無媿色

瓊山丘濬曰說者謂春秋以一字為褒貶一字之褒榮於黼衮一字之貶嚴如斧鉞吾於贈謚

志於清白交不諂瀆可不謂貞乎掌訓誥秉銓衡處成均貳宗伯潤色王度無替厥美加以敏而好學見善如不及可不謂文乎謹按謚法貞之例有三清白守節曰貞大慮克統曰貞憂國忘死曰貞文之義有六經緯天地曰文道德博聞曰文慜人接禮曰文不恥下問曰文慈惠愛人曰文修德來遠曰文名既不備事亦殊貫又安可以私廟家祭之闕併責於一名哉蘇端原駁謂楊公歷處厚俸人謂儒宗曾不立家又無私廟若具美果在一名則士文伯孔文子

之典亦云蓋爵祿所以榮生者使之興起以建立事功至於贈謚非但以榮死者亦所以激生者焉世之掌斯柄者乃懷生前忌刻之私當予而不予狥死者子孫之請不當予而予其得罪于名教大矣禹偁方岳貢曰以綰之方正而

且無經緯天地之文孟武伯甯武子又非克定禍亂之武若以非禮不稱其名臧孫辰縱逆祀不得謚文管夷吾臺門反坫不得謚敬是知議名之道取其所長則捨其所短志大行則遺其小節使善惡決於一字褒貶垂於將來蓋先王制謚之方也若綜覈名實形於公論宜在取坦然明白章於遐邇者今或乘人之意肆誣謗之辭所謂抉瑕刺骨之說非正議也且聖人無全能才不必備以鄭公徵立言正色恥君不如堯舜其節大矣而

諡議猶貴詞如此亦見當時盛典之不濫

臣德宜曰以一字褒貶為萬世榮辱先儒程頤所謂政之大權莫先於諡法是也然毋隱美毋溢辭尤在乎公而已矣

昧於知人徵嘗薦杜正倫侯君集有宰相材後正倫以罪黜君集犯逆誅許公瓌固執係詔廷沮邪計其志明矣終不能守中宗崩遺制相王輔政中書令宗楚客韋溫欲停相王輔政瓌正色拒之楚客等怒卒削遺制宣行故春秋為賢者諱過傳稱不以一眚掩大德語曰無求備於一人蓋二公所以為文貞也若曰百行所歸九德咸事如周公之文宣父之宣然後擬議則千古莫嗣而謚典絕矣安在一二蘇魏足為定制乎蘇魏皆謚文貞蘇端原駁引以為言謂綰懟于蘇魏故答之云然謹上參典禮近考故事楊公之名請如前議云爾

立論嚴嚴清峙可為衡鑑之資

致堂胡寅曰銓選年格之弊天

沈既濟蘇州吳人官至禮部員外郎

論行辟名之法疏

近世爵祿失之者久其失非他四太而已入仕之門太多世胄之家太優祿利之資太厚督責之令太薄臣以為當輕其祿利重其督責夫古今選用之法九流常敘有三科而已曰德也才也勞也而今選曹皆不及焉且吏部甲令雖曰度德居任量才授職計勞升敘然考校之法皆在書判簿歷言辭俯仰之間侍郎非通神不可

下莫不以為當革而莫有行之者豈皆智之不及歟蓋自以不能無私而度人之不能公也自以不能知人而度人之亦不能知也故寧付之成法猶意乎救十得五而已縱未可盡革如既濟之論亦可救其甚弊矣雖然世無不可革之弊以周漢良法

得而知則安行徐言非德也空文善書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苟執不失猶乖得人况衆流茫茫耳目有不足者乎蓋非鑒之不明非擇之不精法使然也按前代選用皆州府察舉至于齊隋敘置多由請托故當時議者以為與其率私不若自舉與其外濫不若内收是以罷州府之權而歸於吏部此矯時懲弊之權法非經國不刋之常典今吏部之法憊矣不可以坐守刋奬臣請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宰臣進敘吏部兵部得參議焉

崔亮裴光庭一朝而廢之則亮光庭所建何難改之有焉為政在人人存政舉其本則係乎人君有愛民之心與否耳

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聽州府辟用則銓擇之任委於四方結奏之成歸於二部必先擇牧守然後授其權高者先署而後聞卑者聽版而不命其牧守將帥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得察而舉之聖主明目達聰逖聽遐視罪其私冒不慎舉者小加譴斥大正典刑責成授任誰敢不勉夫如是則竊名偽命之徒菲才薄行之人貪叨賄貨懦弱姦宄下詔之日隨聲而廢通大數十去八九矣如是人少而員寬事覈而官審賢者不奬而自

禹方脩岳貢曰選舉之法難于得士不難于禁私苟黜陟精明則私不禁而自止矣

進不肖者不抑而自退或曰開元天寶中不易吏部之法而天下砥平何必外辟方臻於理臣以為不然夫選舉者經邦之一端雖制之有美惡而行之由法令是以州郡察舉在兩漢則理在魏齊則亂吏部選集在神龍景龍則紊在開元天寶則理當其時久承升平御以法術慶賞不軼威行必齊由是而理匪用吏部而臻此也況以此時用辟名之法則理不益久乎天子雖嘉其言而重於改作訖不能用

辭釋遒逹並陣韶
舉西平故是元功
得此庶能相配

于公異蘇州吳人擢進士第李晟表為招討府掌書記公異與陸贄故有隙贄執政奏公異不能事後母既仕不歸省詔賜孝經罷歸田里

收西京露布為西平王李晟作帝覽之泣下曰誰為之辭或以公異對帝再三咨歎

臣聞春司生榮秋主殺伐若終始煦嫗則不能成歲功仁則順成暴則滅絕若一貫邪正則不能建大忠是故春秋序行則通元和而亢氣母莊子伏羲得之以襲氣母注襲入也氣母元氣之母也德刑具舉則協王道而經彝倫亂由是除兵不可

迄乎陳樑曰德宗以飢羸之卒守一縣之地當朱泚十萬之師内則朱滔李希烈締結交亂外則李懷光觀望闚逆回紇馳騖於河北吐蕃伺釁於關外唐之不亡僅毫髮耳所恃者人心未

去堯舜禹湯之德統元立極之君或制五兵或張九伐盖欲攘削姦寇保乂生靈補雍熙之未洽佐聲教之不暨有以然者抑實為何伏惟皇帝陛下溥博法於乾坤貞明侔於日月陶埏六籍表正萬邦揚高祖太宗之耿光奉肅宗代宗之丕烈自纂大前緒高居穆清率土承有截之風懷生無不遂之物邊鄙或聳干戈爰設有征無戰許蔡僕首領之誅李希烈反蔡州寇襄城帝遣神策軍擊賊乘虛襲其許州陸梁背誕涇原生肘腋之變帝發涇原兵救襄城節度姚令言率衆至京師擁朱泚以

去也故李晟以孤軍處二强寇之間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衆雖單弱而銳氣不衰卒能克復宗社不失舊物而況以天下之大億兆之衆守之以道德用之以仁義其誰能敵之故人君苟得民心則不在地之廣狄兵之衆寡王

叛逆賊朱泚所以委身凶德假翮姦徒熒惑我生人僭賊我神器聚為起穢之物腥彼宮闈莊子曰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言泚如腥腐之肉能使羣賊附之也散作旬始之妖孛于躔次旬始妖星先皇懷柔河朔敷佑下人先皇謂代宗也河朔諸將多安史餘孽皆錄用之錄其率化之類優以登賢之禮大歷七年盧龍節度使朱希彩為其下所殺推朱泚為留後上許之九年泚入朝賜第居京師思澤汪濊集凡庶之門名位薰灼加闒茸之質莫革桀驁將馴大和殊不知惡木生槎枿之萌瘈狗吠豢牢之主左傳國狗之瘈無不噬也瘈狂也頃屬鑾輿順動郊

天下猶反掌也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豈不信哉

禹偁方岳貢曰命詞敦重不為夸張西平克復京師奉迎車駕猶謂收復之晚此文固足副其意也

折駐蹕（帝遣中人慰諭涇原卒不聽幸奉天）而泚乃嘯兇命醜阻兵安忍（左傳衛州吁阻兵安忍）長戈指闕流矢射天（泚自將犯奉天）穿高墉以鼠牙（詩曰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毒王師以蠆尾（蠆蝎也鄭人謗子產曰其父死於道己為蠆尾言毒害於人也）罪踰羿浞（羿滅夏寒浞滅羿）惡貫梟獍（梟食父破鏡食母）是以萬方憤怒九服囂騰思亟劍者投袂而興争刲刃者不期而會（李晟李建徽楊惠元等赴長安韓遊瓌渾瑊李懷光援奉天）賊伺間釁陰貸兇謀（泚敗於奉天陰與李懷光通謀懷光襲殺楊惠元賊勢復振）既緩雷霆之誅遂延晷刻之命臣是用祗承睿筭恭行天討（興元元年正月帝再

臣廷敬曰敘次詳贍使事典核其文清麗芊綿異於直質之製

幸梁州加晟同平章事晟得制痛哭謂將佐曰長安天下根本若諸將皆從行誰當滅賊流涕誓衆決志平賊攝衣登壇明君臣之大義禡牙饗社禡祭名詩是類是禡假神祇之幽贊以今月二十五日總領師徒直趨都邑五月晟牒渾瑊駱元光尚可孫集京城下畧灞滻以揚旆官軍壞龍首香積二堨城中水絶泚東出灞水與王師戰大敗奔還瞰苑囿而下營晟以賊重兵皆聚苑中遂自苑發之土坌雲舒坌與墢同臿土也木棚林植養威蓄銳直殄兇渠臥鼓偃旗猶輕小利賊初淩犯已畧芟夷謂其氣竭而來歸尚敢尸居而作固敵若可縱師多奚爲至二十七日會諸將於中

權左傳中權後勁名勝風於大旆兵法順風所向擊賊者勝萬畢術名風者當焚鷄羽未鼓而人心粗厲左傳一鼓作氣先庚而軍令凝嚴易巽五爻辭先庚三日取其剛斷也各懷報國之心爭淬復讎之刃臣知其可用遂此長驅五月二十八日寅時鎮國軍節度使駱元光等承命於牙旂之下分麾於轅門之外將士等超乘賈勇免冑啟行左傳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超乘者三百乘夾川陸而左旋右抽詩鄭風清人篇左旋右抽旋旋車抽抽刃抵丘陵而浸淫布濩聲塞宇宙氣雄鉦鼓陳兵於光泰門外晟自東渭橋移軍光泰門敗賊將張廷芝李希倩賊棄門

保白華殿晝銳於神麋倉東晟使兵馬使王似將騎兵史萬頃將步兵直抵苑牆神麋村繚垣摧以成壓晟先開苑墻二百餘步賊柵斷之晟怒欲斬萬頃萬頃拔柵而入似繼之賊遂潰滋水涸而為地滋濁也即壞二埸事左廣未離於舊壘廣兵車也楚人二廣之法左廣鷄鳴而駕右廣日中而駕先用左廣右廣繼之前偏已交於賊鋒偏亦兵車也鄭禦王師於繻葛前偏後伍伍承彌縫若降於天匈奴謂李廣從天而降如出於地公孫瓚曰袁氏之攻如鬼神梯衝舞於城上鼓角鳴于地中賊將姚令言張雲等志懷慓狡心尚憑凌作忠盡謀力則不及怙亂賊義氣如有餘勢同飈馳衆若蟻集橫列堅陣旁連高岡猶張

臣鴻緒曰李忠武再造之功不減子儀光弼公異叙其行軍次第戰鬬方略幾與還史爭長其以隋梁法行丈正露布之體惡爾德宗讀之不禁一再咨歎宜也

蹭蹬之鱗木華海賦蹭蹬窮波言鯨魚之失勢也更舉螳螂之臂衘前兵馬使王伀等自相約誓又合軍聲指麾而貙兕作威感激而風雲動色遂先登進擊深入合攻七擒連發而星馳而翼旁張而雲合諸軍分道直入且戰且前凡十餘合賊不能支皆潰霜刃交光而霍爍鼉鼓騰聲而隱轔賊方土崩我乃霆擊乘其踣藉遂至於上蘭王師入孟涉屯白華殿尚可孤屯望仙門駱元光屯章敬寺晟屯安國寺取彼鯨鯢直通於中禁段成諫賊之心膂既已生擒新書段誠伏莽中為王伀所擒誠即成諫也舊書作誠諫沈厚運賊之羽毛終制死命

故其係頸求活投戈乞降崩騰於莽蒼之間莊適莽蒼者三句而返震懾於旌麾之下臣以其雖染汚俗書云舊染汚俗咸與維新昔實平人推赤心以如初敷王化而如一姚令言等力扞王師退而復合惡鳥將墜尚顧危巢妖狐就擒猶守舊穴自卯以及酉來拒而復攻讙譟之聲山傾而河泄鼓鼙之氣霆鬭而雷馳姚令言張庭芝李布倩猶殊死戰伏千騎出官軍背戢以百騎馳之左右呼曰相公來賊皆驚潰屛翳發向敵之風屛翳風神回祿扇燎原之焰回祿火神馬逸未止左傳解張御郤克及齊師戰於鞍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遂入

齊師士怒未舒既自北而徂南竟輿尸而折首易師六三師或輿尸離上九有嘉折首又使決勝軍節度使工部尚書唐良臣等領馬步為副勢均破浪王融云願乘長風破萬里浪攻其決河晟令唐良臣等步騎奔突十餘遇皆捷雖其恃武庫之五兵憑宮垣之萬雉及茲翦滅纔欲乘陵曽乏鐏刃之鋒曲禮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疏鐏在尾而鈍已失藩籬之固遂生擒偽署侍郎董奉等逆賊朱泚與同惡姚令言張芝等輕騎走出張芝史作張廷芝泚既敗與令言廷芝及源休凡子遂等率殘兵西走臣已遣兵馬使田子奇追躡討即誅夷臣

臣杜訥曰厲揚忠憤之氣勃勃滿紙而步武紆徐矜伐不形諆篇更為得體

竊以此賊包藏逆謀參會凶德祲沴其氣豺虎其心背先皇亭育之恩傷陛下玄默之化漢之莽卓未有如此之大者也或者上天之意申儆於巨唐中興之期光啟於陛下不然何王師奮發勢無駐於建瓴醜類搶攘功有輕於折箠猶逃密網尚返隻輪誠當盡敵之時更發追亡之騎且稽分體梁擒侯景分其體為三首送江陵手足送魏身陳於建康市未即燃臍董卓既誅暴尸市中卓素肥脂流于地守吏燃火臍中光明達曙快億兆之歡心蕩宗社之深恥即當梟戮用申刑典今已肅清宮禁

修謁寢園鍾簴不移廟貌如故盖宸極之所垂祐列聖之所雄都神扶業業之傾揚雄甘泉賦神莫莫以扶傾天降穰穰之福周頌執競篇降福穰穰不然豈免於毀圮之患崩剥之虞者哉此皆上天降鑒睿慮旁施制兵要於事先規雄圖於彀内再造可封之俗因橐不戰之弓詩載橐弓矢左武右文銷鋒鑄鏑澹乎華胥之夢周穆王夢遊華胥之國見列子熙然葛天之風古帝有葛天氏見莊子臣謬寄台司幸當統帥乏吉甫之文武詩文武吉甫萬邦為憲缺郤縠之詩書左傳郤縠説禮樂而敦詩書此皆諸將叶心

度身更患難故雖
欵欵忠愛而出之
有危廹之音

羣帥宣力非臣庸績敢自矜大不勝慶快之極謹差其官奉露布以聞 洮奔涇州其下韓旻等斬其首以降

裴度 字中立河東聞喜人貞元初擢進士官至宰相封晉國公卒贈太傅謚文忠

諫用皇甫鎛程异為相疏 元和十三年憲宗既平淮西浸驕侈判度支皇甫鎛鹽鐵使程异曉其意數進羡餘由是有寵遂以為宰相裴度極諫不聽求退不許因上疏奏之

鎛异皆錢穀俗吏佞巧小人陛下一旦寘之相位中外駭笑況鎛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為務中外仰給之人

水心葉適曰皇甫鎛進用陸贄裴度皆有諫疏贄雖詳復懇切不如度之簡重得體真大臣之言也

無不思食其肉比者裁損江西糧料幾至潰亂程异雖人品庸下然心事和平可處繁劇不宜為相臣若不退天下謂臣無恥臣若不言天下謂臣負恩今退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衆鏑叢體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承宗王士真之子為鎮冀節度時淮西平承宗懼求哀于田弘正請以二子為質及獻德棣二州韓弘輿疾討賊憲宗用兵伐蔡拜弘為淮西諸軍行營都統弘遣子公武領兵二千屬李光顏淮西平弘入朝以足疾命中人掖拜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

是時度以使相討河朔而惓惓不忘忠蹇所謂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也

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隳壞使四方解體乎疏奏帝以為朋黨不之省

論魏弘簡元稹疏長慶元年以度為鎮州四面行營招討使度自將兵討王庭湊時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為宰相稹以度望重恐復有功大用妨已進取故度所奏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之度乃上疏云

臣聞主聖臣直今既遇聖主輒為直臣上答殊私下塞羣望誓除國蠹無以家為苟獻替之可行何性命之足惜臣某伏惟文武孝德皇帝陛下穆宗尊號纂承丕業光啟

淳父范祖禹曰昔周宣王使文武之臣征伐於外而左右前後得孝友正良之士以善君心是以讒言不至而忠謀見用此所以能成功也穆宗庸昏姦謟在側裴度欲先正其本而後治其

雄圖方殄頑人之風以立天下之事而逆豎構亂震驚山東成德軍都知兵馬使王庭湊作亂殺節度使田弘正奸臣作朋撓亂國政奸臣指魏弘簡等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何者為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只亂山東禁闈奸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等與諸道戎臣必能翦滅大者非陛下制斷非陛下覺悟無計驅除今文武百僚中外萬品有心者無不憤惋有口者無不咨嗟直以威權方重獎用方深有所畏避不敢抵觸恐事

未行而禍已及不為國計且為身計者耳臣比猶懷隱忍不願發明一則以罪惡如山怨謗如雷伏料聖君必自誅殛一則以四方無事萬樞且過紀綱漸壞賄賂公行待其貫盈必自顛覆今屬兇徒擾攘宸衷憂軫凡有制命繫於安危痛比姦臣恣其欺罔干亂聖畧非止一塗又與翰苑近臣結為朋黨陛下聽其所說則必訪於近臣不知近臣已先計會更唱迭和蔽惑聰明所以臣自兵興以來所陳章疏皆是至切所奉書詔多有參差

末圖其大而復憂其小此輔相之職業也而其君多僻卒無成功蓋自古命將出師而小人阻之於内未有能克勝者也可不為深戒哉

水窓劉友益曰元稹失節於宦者君子耻之然時未見其跡也至裴度論之則其附會權貴之

實始不可掩其為小人明矣

蒙陛下委寄之意不輕被姦臣抑損之事不少臣所與使幸亦無儺嫌秪是昨者臣請乘傳詣闕面陳戎事姦臣之黨最所畏懼知臣若到御座之前必能悉數其罪以此百計止臣此行臣又請領兵齊衆遂便討賊姦臣之黨尤所阻礙恐臣統率諸道或有成功進退皆受羈牽意見悉遭杜塞復與一二險狡同辭合力或令兩道招撫逗留旬時或遣蔚州行營拖拽日月但欲令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為臣事

君一至於此且陛下前後左右忠良至多亦有熟㑹典章亦有飽諳師旅足得任使何獨斯人以臣愚見若朝中姧臣盡在則河朔逆賊雖平益熾臣伏讀國史知代宗之朝蕃戎侵軼直至畿甸代宗不知盖被程元振壅蔽幾危社稷當時柳伉乃太常一博士耳猶抗表歸罪為國除害代宗時宦官程元振用事人情胥怨吐蕃党項犯京畿徵兵無至者遂蒼黃出幸至陝州柳伉請誅元振乃放歸田里今臣所任兼總將相豈可坐觀兇邪有睹日月臣不勝感恩嫉惡之至謹附中使趙奉國奉表

以聞倘陛下未甚信臣猶惑奸黨伏乞出臣此表令三事大夫與百僚集議彼不受責臣合伏辜天鑒孔明照臣肝血但得天下之人知臣不負陛下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疏奏上雖不恱以度大臣不得已罷弘簡樞密解稹翰林而恩遇如故

李絳字深之肅本贊皇擢進士宏辭元和中授翰林學士擢平章事文宗立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兵變遇害

請崇國學疏

自三代哲王已降奄有天下者未嘗不崇建太學尊重

名儒習干戚羽籥之容威樽俎揖讓之禮以興教化以致太平天子親舉皇太子行齒冑之禮斯所以化成天下也故記曰如欲化民成俗必由學乎當征討之急則先武士丁治平之運則尚文德二柄相須百王不易故漢光武於兵革之中投戈講藝魏太祖於擾攘之際崇立學校歷代之於儒道如此急也後漢儒學之盛太學至有三萬人諷先聖之言酌當代之務鴻名碩德匡國濟時未有不遊於太學以躋於顯位者也國家自高祖

臣英曰湛於經術言成典型

初立關中便修太學并為功臣宗室子弟別立小學建黌舍大加儒訓增置生徒各立博贍鴻儒碩學咸於朝列質疑應問酌古辯今咸徵經據並傳師法故朝廷無不根之論藩吏有慕義之名風教大成禮樂咸備貞觀之理謂之太平至於開元中亦弘國學之制復覩儒道之盛故太學興廢從古至今皆興於理化之時廢于衰亂之代所以俾風俗趨末而背本好虛而忘實蓋由國學廢講論之禮儒者靡師資之訓自是以降不本經義

臣士奇曰時既討逆即欲崇儒蓋經明行修者多則悖道亂常者寡故國學闕乎世運非爲誇大之言

不識君臣父子之道不知禮樂制度之方和氣不流悖亂遂作其師氏之廢如是之害也今天下遭逢聖明蕩除瑕穢前代所不能舉百王所不能行而陛下行之萬方傾耳兆人企踵思望聖化希承德風而德風道光闕弦歌之雅詠政流化洽鮮儒學之高風頃自安史構禍乘輿避狄中夏凋耗生人流離儒碩解散國學毀廢生徒無鼓篋之志博士有倚席之譏馬廏園蔬殆恐及此伏惟陛下挺超代之姿發振俗之令復崇太學重延碩

儒精選生徒奬寵博士備徵天下名德專門之士增飾學中屋室廚餼之制殿最講習之優劣彰明義訓之得失明立科品使有懲勸拔萃出羣者縻之以禄廢業怠教者寘之以刑自然儒雅日興典墳日重先王之道日盛太學之訓日崇陛下垂拱明庭受釐清禁使師氏教德不獨美于周時（周禮師氏以三德教國子）橋門觀禮豈復謝于漢日（明帝幸辟雍禮畢坐講圜橋門觀聽者億萬計）伏希天造特鑒愚言起兹廢墜弘於教化冀裨聖教以助皇風

挺勁之辭一往峭邁

致堂胡寅曰攻病不去病源而徒飲藥藥不對病病固自存任宦官喜進奉憲宗之大病也李

論裴均進銀器狀 元和二年春德音以天下方鎮因緣進獻裒刻百姓賦斂頗重外以進奉為名內以貨財為事遂有痛哀之詔斷方鎮非時進奉其夏襄陽節度使裴均素交結內官恃其援助遂進銀甕銀盌之類萬餘兩憲宗納之學士李絳等論奏

陛下聖明之德超邁百王英特之姿跨越千古察百役之繁猥愍萬人之愁苦念杼軸之積弊知姦臣之徇私外以進入為名內以賄遺為計厚斂於下半入其家所以特降鴻恩大拯頹俗罷方鎮不時之貢禁天下無藝之費蘇息下民革除宿弊頒宣之日遐邇畢臻感恩涕

絳白居易於此二者當朝夕納誨必期於格君非心如晉元帝之覆盂如許堅之止獵終身不為則天下之治始可望矣病本不除今日勸以用賢用之必不力明日勸以去不肖去之必不果雖目前暫得治安之效亦終於危亂而已矣

泣仰德歌舞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覩聖時利澤布於四海德施周於萬類家吟戶詠氣舒目明纔及數月今自廢罷受納裴均所進銀器天下之人皆謂詔書不信必為陛下以財貨為先此甚非益於聖德也其裴均行不由道姦以事君固違制書敢進銀器此是試陛下之意若不容納必知英主不可以利啗則須恭守典憲遵奉朝廷若為受領則知聖懷必可以財動因此厚斂於下此不忠不誠之大罪也儻陛下以裴均位當藩鎮官

耕道尹起莘曰三年赦文禁進奉矣而柳晟閻濟美等違赦進奉四年降制絶進奉矣而裴均違制復進銀器帝之幾微有以來之也憲宗至此其好貨之病有不可得而掩者矣

極崇顯未能行法以懲姦人伏望准制書令度支收納旣不違制文又免入内庫無虧聖政以示外方憲宗覧疏驚曰我事繁都不記得許令受納是我誤也所進是赦書未到前發來裴均特赦其過依卿所奏使送納度支收管其日遂令中使押領銀器於中書宣示宰臣云裴均違勑進此銀器緣赦書未到前已在道路所以特捨其過並令送納度支所宜知悉宰臣驚悦進狀稱賀中外皆喜上之從諫求理焉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四

